

<<跑步穿过中关村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跑步穿过中关村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29001605

10位ISBN编号：7229001609

出版时间：2008年9月

出版时间：重庆出版社

作者：徐则臣

页数：22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跑步穿过中关村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有三个相互关联的中篇构成，共同书写北京边缘人物的生活和命运。他们没有北京户口，没有正式工作，除了身份证，很少有拿得出手的证明，时常也需要躲躲藏藏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，他们是这个社会旁逸斜出的那一部分，歪歪扭扭地在一边独自生长。比如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里卖盗版光碟的敦煌，比如《啊，北京》里办假证的边红旗，比如《西夏》里靠与朋友共同经营一家小书店来生活的王一丁。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，怀抱最朴素的理想主义和激情准备大干一场或者瞎混一番，但最终以各自的失败告终。

## <<跑步穿过中关村>>

### 作者简介

徐则臣，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，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，现为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编辑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午夜之门》、《夜火车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》。曾获第四届春天文学奖、滇池文学奖，华语传媒最具潜力新人奖。他的作品被认为“标示出了一个人在青年时代达到的灵魂眼界”。

## <<跑步穿过中关村>>

### 书籍目录

自序西夏啊，北京跑步穿过中关村

## &lt;&lt;跑步穿过中关村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西夏 一 我缩着脖子打瞌睡，怀里抱着一本书。手机响了，是我的女房东，敞开嗓门问我现在在哪儿。

当然是书店了，我说，还能在哪儿。

房东说，快点，赶紧的，到派出所去。

警察到处找你哪，她说，打我们家好几次电话，我都急死了。

她应该是急了，不急她是不会舍得花三毛钱给我打电话的。

“你是不是犯什么事了？”

“女房东俨然是跟一个罪犯说话。”

我没理她，关了手机。

我整天待在这屁股大的屋子里，能犯什么事！

可是不犯事警察找我干吗？

我还是有点毛，这里面三五十本盗版书还是有的。我看了看书架后面，没有一个顾客。

大冷的天，谁还买书！

我锁上门，外面已是黄昏，灰黑的夜就要降临，北京开始变得沉重起来。

风也是黑的，直往脖子里灌，这大冷的天，我骑着自行车向派出所跑，一紧张手套也忘了拿。

车很多，我从车缝里钻过去，闯了两个红灯。

到了派出所浑身冰冷，锁上车子后才发现，身上其实出了不少汗。

派出所里就一个房间亮着灯，一个警察在屋子里走来走去。

我敲敲门。

“你就是王一丁？”

“那警察拉开门劈头盖脸就问，唾沫星子都蹦到了我脸上。”

“我就是，”我对着屋里充足的暖气打了一个巨大的喷嚏，因为房间里还有一个姑娘，我把第二个喷嚏活生生地憋回去了，“我没犯事啊！”

“那这姑娘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胖警察指着那姑娘问我，‘我都等了你三个小时了。’

你看，他伸出手表让我看，‘已经下班一个小时零十二分钟了。’

赶快领走。”

“他让我把那姑娘领走。”

那姑娘长得挺清秀的，两个膝盖并拢坐在暖气片旁的椅子上，眼睛扑闪扑闪地看着我。

我就听不懂了，她是谁啊我领她走？

“人家来找你的，不知从哪儿来的，叫西夏。”

“胖警察一只手已经伸进了军大衣的一只袖子，空闲的那只手把桌子上的一张纸拉过来给我看，‘你是打哪儿来的？’

噢，我又忘了，你是个哑巴。”

“我看了看那张纸，上面谁用自来水笔写了一行看起来不算太难看的字，有点乱：王一丁，她就是西夏，你好好待她。”

下面是我的电话号码，也就是房东家的号码。

我又看了看那姑娘，高鼻梁，长睫毛，眼睛长得也好看，可我不认识她。

我说：“你是谁？”

谁让你来找我的？”

“胖警察说：‘我不是跟你说过了么，她是个哑巴。’

“哑巴，我又去看那张纸条，上面的确写的是我的名字。”

她应该就是西夏。”

“我不认识她。”

“我也不认识，”胖警察说，他已经穿好了另一只袖子，开始扣大衣最后一个纽扣，“赶快领

## <<跑步穿过中关村>>

走，我还要去丈母娘家接儿子，今晚又要挨老婆骂了。

“警察同志，我真的不认识她。

“神仙也不是生来就相互认识的，快走，”他把我往外面赶，然后去拉那姑娘起来，“再看不就认识了？”

“可是我真的不认识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胖警察头都歪了，指着墙上的警徽说，‘这是派出所！’

“啪的带上了门。

然后发动摩托车，冒一串烟就跑了。

胖警察走了，那姑娘就跟在了我身后。

她是冲着我来，看来我是逃不掉了。

我推着车子走在前面，速度很慢，以便她能跟得上。

她把手插在口袋里，我转身的时候她在看我。

如果她不是个莫名其妙的陌生人，在大街上遇到了我会多看她几眼的。

真的不错，走路的样子都好看。

我把速度继续放慢，跟她走了平行。

“你叫西夏？”

“她点点头。

西夏。

我想起了遥远的历史里那个偏僻的名字。

一个骑在马上的一大群人，会梳很多毫无必要的小辫子。

太远了，想不起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子。

这姑娘竟然叫了这么一个怪名字。

“西夏。

”我说。

她又点点头。

我还想再问问她点什么，肚子叫了。

往常的这时候我早该吃晚饭了。

于是我又问她：“饿了吧？”

“她点点头。

回去做饭有点迟了，我带着西夏到马兰拉面馆吃了两碗牛肉拉面。

热气腾腾的两碗面下去了，汤汤水水的，让我觉得在这个冬天的夜晚重新活了过来。

海淀桥上的红灯亮了，桥上车来车往。

我们继续往前走。

我住在北大西门外的承泽园里，从硅谷往北走，到了北大西门时进蔚秀园，穿过整个蔚秀园，再过从颐和园里流出来的万泉河，就是承泽园。

我租的是平房，有点破，不过一个人住还是不错的。

之所以找了这间平房，是因为它门前有棵老柳树，很粗，老得有年头了，肚子里都空了，常常有小孩捉迷藏时躲进去，一个大人站得进去。

我就是喜欢这棵柳树才决定租这房子的。

小时候，我家门口也有这么一棵老柳树。

我喜欢柳树，春天来了，枝条就大大咧咧地垂到了地上。

蔚秀园里行人很少，一路清冷，她是个哑巴，我也懒得说话了。

一大早爬起来去图书大厦进书，然后运回来，整理，上架，忙忙叨叨的一天。

幸亏天气冷，一直清醒着，现在牛肉面下了肚，身子暖起来，瞌睡也跟着来了。

我把自行车放好，就去敲女房东的门。

我想让西夏先和她住上一个晚上，什么事都等到天亮了再说。

## <<跑步穿过中关村>>

女房东从门后面伸出个头来，看了看西夏，又看了看我，说：“这姑娘是？

你真的犯事了？

这可怎么得了！

” “犯什么事！

”我说，“帮个忙，让她跟你挤一夜。

我屋小，她又是个女的。

” “她是谁？

”女房东脖子伸得更长了。

“她叫西夏，不喜欢说话。

别的我就知道了。

”女房东以为我在开玩笑，对我暧昧地笑了。

四十来岁的女人，多少有点神经过敏。

为了让她同意收留西夏，我好说歹说，最后终于承认她是我女朋友。

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，我从来没有带女孩来过这间小屋。

没有女孩可带。

女房东说，照直说不就结了，你看把这姑娘晾在外面，都冻坏了，快进来快进来。

真是的，对阿姨也不说实话。

二 第二天早上，西夏的敲门声把我叫醒了。

昨夜也没想什么心事就睡了，结结实实的一觉。

我看看手表，才早上七点。

天还没有亮开。

我躺在被窝里磨蹭了几分钟，实在觉得莫名其妙，天上掉下了个大活人。

起码我应该知道她的前因后果，为什么要来投奔我。

可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她不说。

昨天晚上我在路上和拉面馆里都问了，问她哪里人，谁让她来找我的，找我干什么，她要么摇头，要么愣愣地看着我，或者是做着我不懂的手势。

总之我是什么也没问出来，也许她多少表达了一点，但是我还是一点都没弄明白。

我从没和哑巴打过交道。

我觉得我还应该继续问下去。

西夏梳洗过后人更清秀了，整个人似乎都变得新鲜了。

她冲我笑笑，进了我的房间，很自然，好像她和这陌生的屋子也有不小的关系。

我还站在门前发愣，用披在身上的羽绒服把自己裹紧，早上空气清冷。

整个园子都很安静，哪个地方有几声鸟叫，一听就是关在笼子里的那种鸟。

女房东从门后伸出头来，招呼我到他们家去。

他们家的暖气比我屋里的好多了。

“她不是个哑巴吗？

”女房东说，表情严肃，声音很重显然在向我强调一个事实。

说过以后可能又觉得话有点重了，立刻换了一脸来路不明的微笑，“不过人倒是不错。

不管怎么样，有总比没有好。

” 她的意思我明白。

我笑笑，说：“阿姨，你误会了，我不认识她。

” “不认识就带回来了！

你真行，我儿子要有你这手段就好了。

” “我是说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，完全就是陌生人。

真的。

” “我不信，陌生人人家就这么跟你回来了？

” “不知道谁在哪里找到我的名字和你家的电话号码，就让她找来了。

## <<跑步穿过中关村>>

她是谁，要干什么，我都不清楚，昨天晚上还没来得及问出个头绪呢。我也在纳闷。

那，这样的人你怎么敢带回来？

”女房东的脸立马长了一大截，“她会不会是装哑巴？

这年头什么人没有！

”这我倒没想到，经她一说我觉得问题是有那么一点严重。

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人就带了回来？

我从女房东家里出来，都有点心事重重了。

我简单地洗漱了一下，从水池边回来，发现西夏已经开始做早饭了。

看到我在发愣，就笑笑，指指旁边的半把挂面，又指正冒热气的铁锅，她告诉我我们的早饭是面条。

她像是这个小屋的主人，对我的厨房驾轻就熟。

这让我倒不好开口了。

我在沙发上坐下，点上一根烟，只吸了几口，就让它慢慢燃着，我就不明白她怎么就这样不可思议呢。

那根烟烧了一半，面条做好了。

这个名叫西夏的姑娘把面条端到了小饭桌上，我的那碗里还有两个荷包蛋。

然后，她摆上了我在超市买的小咸菜和辣酱。

她把筷子递给我，低下头开始吃自己的那一碗，没有荷包蛋。

我捏着筷子看她吃，梳成马尾的头发在我面前一颠一颠的。

我夹了一个荷包蛋给她，她对我摇摇头，又还给了我继续低头吃面条，吃得很细，一根一根地吸进嘴里。

我说：“你到底是不是哑巴？”

”她抬起头看我，对我的问题好像很惊讶，但是她却对我摇了摇头。

“不是哑巴那你为什么不说话？”

”她摇摇头，又点点头，神情悲凄，手里的筷子也跟着瞎摇晃起来。

“你是说，你过去不是哑巴，但是现在是了？”

”她用力地点头，示意我快吃，面条快凉了。

我挑了一筷子面条，又问她，为什么现在不能说话了？

她还是摇头，头低下来，似乎我再问下去她就要哭了。

她也不知道。

我还想再问下去，看到她吃得更慢了，就打住了。

我想算了，不管她是什么人，总得让她吃完这顿饭。

我们都不再出声，她给我夹菜我也不出声。

夹菜的时候她不看我，动作很家常，像妻子夹给丈夫，像妹妹夹给哥哥，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。

吃完饭，她开始收拾去洗刷。

我又点了一根烟，看着烟头上烟雾回旋缭绕。

说实话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怪事。

我看看表，离书店开门还有一个小时，我想提前去上班。

穿好衣服，我对着厨房说：“我去上班了，你离开的时候把我房门带上就行了。”

”然后我就走了，我想她懂我的意思。

为了把时间磨蹭过去，我决定步行去书店。

那个小书店是我和一个朋友合伙搞的，不好也不坏，北京这地方的生活基本上还能对付过去。

这几天轮到我来打理。

一般都是早出晚归，中午一顿随便在哪个小饭店里买份盒饭就打发了。

刚出了承泽园，在万泉河边上遇到了买早点的女房东。“那姑娘呢？”



## &lt;&lt;跑步穿过中关村&gt;&gt;

走了？

”她问我。

“没有，还在洗碗。

” “那你问明白了？

” “没有，她不会说话。

我也不想问了，也不好意思赶她走，拐了一个弯，让她离开的时候把房门带上。

” “你犯糊涂了是不是？

你知道她是什么人？

哪有把门留给一个陌生人的！

” “就一间小屋，又搬不走。

我没什么值钱东西。

” “这可是你说的，”女房东大概觉得很气愤，甩了一下手里的油条就走了，“出了事别说阿姨没提醒你！

” 能出什么事？

我和穷光蛋差不了多少，小偷来了我也不担心。

但那是她家的房子。我磨磨蹭蹭地走，万泉河结了厚厚的一层冰，我想北大未名湖里的冰应该会更厚，每年这个时候都有很多学生上面溜冰，我也冒充年轻人去玩过几次。

穿过蔚秀园，在北大西门那儿停了一下，看了看硬邦邦站着的门卫，又放弃了去北大校园里转一圈的念头。

这一天同样乏善可陈。

和过去的无数天一样：开门，简单地收拾一下，卖书，记账，端到手里就冷掉了的盒饭，还是卖书，偶尔一阵小瞌睡，坐着的时候若不瞌睡就找一奉有意思的书翻翻。

我喜欢看书，什么书都看，都瞎看。

因为看这个书店，日积月累竟也翻了不少的书，又加上要掌握出版界和图书销售行情，肚子里稀里糊涂也算有了点墨水。

这是别人说的，我朋友，还有那些买书的人，比如北大、清华的一些学生，我隔三差五还能和他们侃上几句。

这么一来，搞得我多少有点自我感觉良好，就更加热爱看书了。

我也不知道我看书到底是为了什么，大概就是为了能够得到点可以和别人对话的虚荣感吧。不知道，反正是爱看了，有事没事就摸出一本书来，看得还像模像样。

先亮一盏灯，再亮第二盏，三盏灯全亮起来，天就快傍晚了，我该关门回家了。

那天傍晚回家也回得我心事重重。

总觉得心里有点事，大概是看书看的，那本让人不高兴的书看了半截子，心里总还惦记着。

也可能是平常都骑自行车，跑得快，今天突然改步行了，一路东张西望，满眼都是冷冰冰的傍晚、行人和车，看得让我都有点忧世伤生了。

花了大半个小时我才走到家，看到了温暖的老柳树的同时，也看到了温暖的灯光从的小屋里散出来。

我终于明白那个心事，那个叫西夏的女孩。

门关着，我站在门前，听到了里面细微的小呼噜声。

她竟然还没走。

我推门进去，她就醒了。

她蜷缩在沙发上像只猫，揉揉眼站起来，打了一个寒战。

她对我笑笑，让我坐下，她去热一下饭菜。

她把晚饭做好了，两菜一汤在饭桌上。

既然没走，也只好这样了，我坐下来，点上烟，等一桌热气腾腾的晚饭。

饭桌上我几次想问，为什么没有离开，犹豫了几次还是算了。

她的晚饭似乎吃得很开心，饭菜的味道也不错。

她的日常化的夹菜终于让我有点尴尬了，我意识到这是晚上，我们是一对陌生的男女。

## <<跑步穿过中关村>>

这种顾忌让我不习惯，我觉得我得让她走了。

更尴尬的还在后面。

吃过饭西夏洗碗，我去敲房东的门，想让她再收留西夏一个晚上。

敲了半天，门才开，女房东打着哈欠让我进去。

“那姑娘怎么还不走？”

“她问我，两只手还在忙着手里的毛线活，眼睛盯着电视。”

“我就是为这事来的，阿姨，”我说话也变得不畅快了，“我想请你再让她在你这儿住一晚，明天我就让她走。”

“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们家老陈今晚有可能回来，这就不好办了。”

“陈叔不是出差了吗？”

“是啊，出差也不能不回家呀。”

他在电话里说了，就这两天，可能今夜就能赶到家。

你看，总不能三个人睡一张床吧。

“你们家不是还有一张空床么？”

小军的。

“那床好长时间没入睡了，再说，小军特烦陌生人进他的房间。”

“那能不能让陈叔委屈一下？”

“小王，这个，你看我们家老陈出门这么多天了，刚回来，总得，不怕你笑话，人都说小别胜新婚。”

你陈叔是个急性子，你也知道。

“话都说成这样了，四十多岁，正是饱满的欲望之年。”

我还能说什么？

扯了个幌子，我敷衍几句就离开了。

我知道她在推辞，我临走的时候她又告诫我：“小王，来路不明，早晚是个祸害。”

“那晚陈叔当然没有回来，不过这已经不是我的事了。”

我的事很麻烦，我必须和一个陌生女人同居一室，这怎么说都是件别扭的事。

她在烧热水，电视的声音调得很小。

我帮她调大了一些。

在电视上别人的声音里，我抓着头皮说：“房东那边今晚不方便，只好委屈你住这里了。”

“她点头答应着，好像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。”

煤气灶上的水开了，她像家庭主妇那样去灌热水瓶，我知道女人的事很麻烦，就告诉她哪个是脸盆，哪个是脚盆，然后就关上门出来了。

我在外面找不到事干，就抽烟，打火机照见了屋檐下一溜衣服，被冻得硬邦邦的，裤管直直地站在夜里。

她把我的脏衣服全洗了。

我被感动了一下，除了我妈和我姐，还没有女人给我洗过衣服。

大冷的天，她洗了一大堆衣服。

.....

## <<跑步穿过中关村>>

### 编辑推荐

“ 在北京这样庞大的都市，我们都需要相互温暖。

” 我们从各个地方来到大城市。

我们为着一个简单的梦想，面对一个城市独自生存。

这是关于一个人和很多人的奋斗，甚至是挣扎。

我们曾经都没有城市户口，没有正式工作，没有钱，但坚持着爱。

我们都曾经要对抗无边的冷漠，都曾经要为着一点怜悯和爱付出全部所有。

因为我们从来所拥有的就不多。

我们生长在这个社会的旁缘。

我们拼尽全力，只是歪歪扭扭地在一边独自生长。

我们和你们，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，怀抱最朴素的理想主义和激情，准备大干一场或者瞎混一番，但最终的命运无人知晓。

著名作家曹文轩、毕飞宇、著名批评家李敬泽联合推荐。

作家徐则臣，是代表着中国70年代领军作家的名字。

他是近年来国内各项文学大奖的宠儿，多次获奖，2008年获得了华语传媒文学大奖-最具潜力新人奖。

该书在海外有着超高人气！

目前德语版权已经卖出，法语、韩语版权正在恰当中。

<<跑步穿过中关村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